

文
史
通
義
三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做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做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織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織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檣杙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

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晉乃附侯國之。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義。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義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

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

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旣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旣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

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學史論撰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

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誌。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旣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旣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旣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

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

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會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旣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

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摘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

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牒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有未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

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謂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自上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軹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爲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

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卽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

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尙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旣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

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

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

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

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袤。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尙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迨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哀錄州中所有。恭編爲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敍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遷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

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敍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敍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敍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卽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之後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與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卽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掌遺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與替人文散見